臨邑縣志

卷十三 金石

卷十四





臨邑縣志

金石志

一邑之有金石也猶太倉之一秡東海之一波耳其不足辱嗜古者之一盼也明甚然臨邑雖蕞爾區於齊右則舊爲大縣魏劉岱碑旣收之酈注而千鈞之鐘泗水得之不可謂非神物矣況自宋元以降殘碑斷碣皆足以正志乘之譌補志乘之闕者不亟爲蒐羅而任其摧仆于荒榛斷梗之中則後將奚所取証焉捫苔剔蘚遴善工搨之周四境

剡其有裨志乘者悉登之無遺若夫

光日月而

章雲漢

天藻輝煌固普天率土所共瞻仰也而臨邑密邇畿輔

聲教四訖漸被尤先

宸翰奎章頒立學宮者萬古爲昭矣敬謹繕錄用冠簡

首亦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之義云爾志金石

臨邑縣志卷十三

金石志上

國朝

臨邑縣志卷十三

金石志上

國朝

卧碑文廟

卧碑正書在

禮部題奉

欽依刊立卧碑曉示生員

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糧厚以廩膳設學院

學道學官以教之各衙門官以禮相待全要養成賢才

以供

朝廷之用諸生皆當上報

國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條開列於後

一生員之家父母賢智者子當受教父母愚魯或有非爲者子旣讀書明理當再三懇告使父母不陷于危亡

一生員立志當學忠臣清官書史所載忠淸事跡務須互相講究凡利國愛民之事更宜留心

一生員居心忠厚正直讀書方有實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術邪刻讀書必無成就爲官必有禍患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殺其身常宜思省

一生員不可干求官長交結勢要希圖進身若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

一生員當愛身忍性凡有司官衙門不可輕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許家人代告不許干與他人詞訟他人亦不許牽連生員作証

一爲學當尊敬先生若講說皆須誠心聽受如有未明從容再問毋妄行辯難爲師者亦當盡心教訓勿致怠惰

一軍民一切利病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一言建白

以違制論黜革治罪

一生員不許結黨多人立盟立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治罪

順治九年二月初九日

提學道叅議鍾性樸刊行　知縣陳起鳳立石

御製訓飭士子文正書在文廟

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才典至渥也朕臨馭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近復愼簡學使釐剔弊端務期風教修明賢材蔚起庶幾棫樸作人之意乃比

來士習未端儒效罕著雖因內外臣工奉行未能盡善
亦由爾諸生積錮已久猝難改易之故也茲特親製訓
言再加警飭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立品行次
及文學學術事功源委有敘爾諸生幼聞庭訓長列宮
牆朝夕誦讀寧無講究必也躬脩實踐砥礪廉隅敦孝
順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考義勿雜荒誕之談取
友親師悉化驕盈之氣文章歸於醇雅毋事浮華軌度
式於規繩最防蕩軼子衿佻健自昔所譏苟行止有虧
雖讀書何益若夫宅心勿淑行己多愆或蜚語流言脅

制官長或隱糧包訟出入公門或唆撥姦猾欺孤凌弱
或招呼朋類結社要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鄉黨勿齒
縱倖逃褫扑濫竊章縫返之於衷能無愧乎況乎鄉會
科名乃掄才大典關係尤鉅士子果有眞才實學何患
困不逢年乃標榜虛名暗通聲氣夤緣詭遇罔顧身家
又或改竄鄉貫希圖進取囂凌騰沸網利營私種種弊
情深可痛恨且夫士子出身之始尤貴以正若玆厥初
拜獻便已作姦犯科則異時敗檢踰閑何所不至又安
望其秉公持正爲國家宣猷樹績膺後先疏附之選哉

朕用嘉惠爾等故不禁反復惓惓兹訓言頒到爾等務
共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爭自濯磨積行勤
學以圖上進國家三年登造束帛弓旌不特爾身有榮
即爾祖父亦增光寵矣逢時得志寧俟他求哉若仍視
爲具文玩愒弗儆毀方躍冶暴棄自甘則是爾等冥頑
無知終不能率教也旣負栽培復干咎戾王章具在朕
亦不能爲爾等寬矣自兹以往內而國學外而直省鄉
校凡學臣師長皆有司鐸之責者並宜傳集諸生多方
董勸以副朕懷否則職業弗脩咎亦難逭勿謂朕言之

不預也爾多士等敬聽之哉

康熙　年正月　日

御製孔子贊正書在文廟

序曰葢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傳而聖人代宣其藴有行道之聖得位以綏猷有明道之聖立言以垂憲此正學所以常明人心所以不泯也粤稽往緒仰溯前徽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兼君師之寄行道之聖人也孔子不得位窮而在下秉删述之權明道之聖人也行道者勳業著於一朝明道者教思周於百世堯

舜文武之後不有孔子則學術紛淆仁義湮塞斯道之
失傳也久矣後之人而欲探二帝三王之心法以爲治
國平天下之準其奚所取衷焉然則孔子之爲萬古一
人也審矣朕巡省東國謁祀闕里景企滋深敬摛筆而
爲之贊曰

淸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參之人極以立行著習察舍
道莫由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君作師垂統萬古曰惟
堯舜禹湯文武五百餘歲至聖挺生聲金振玉集厥大
成序書删詩正禮定樂旣窮象繫亦嚴筆削上紹往緒

下示來型道不終晦秩然大經百家紛紜殊塗異趣日
月無踰羹牆可晤孔子之道惟中與庸此心此理千聖
所同孔子之德仁義中正堯舜之好根本天性庶幾夙
夜勗哉令圖溯源洙泗景躅唐虞載歷庭除式瞻禮器
摛毫仰贊心焉追企百世而上以聖爲歸百世而下以
聖爲師非師夫子惟師於道統天御世惟道爲寶泰山
巖巖東海泱泱牆高萬仞夫子之堂孰窺其藩孰窺其
徑道不遠人克念作聖

戶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臣張玉書奉

勑敬書

康熙二十五年七月初四日

御製四配贊正書在文廟

顏子贊

聖道早聞天資獨粹約禮博文不遷不貳一善服膺萬德來萃能化而齊其樂一致禮樂四代治法兼備用行舍藏王佐之器

曾子贊

洙泗之傳魯以得之一貫曰唯聖學在茲明德新民止

善爲期格致誠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百行所基纂承統緒修明訓辭

子思子贊

於穆天命道之大原靜養動察庸德庸言以育萬物以贊乾坤九經三重大法是存篤恭愼獨成德之門卷之藏密擴之無垠

孟子贊

哲人旣萎楊墨昌熾子輿闢之曰仁曰義性善獨闡知言養氣道稱堯舜學屏功利煌煌七篇並垂六藝孔學

攸傳禹功作配

戶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臣張玉書奉

勅敬書

康熙二十八年閏三月十六日

御製平定準噶爾告成大學碑文正書在文廟

邈矣山戎葷粥旃裘毳幕之人界以龍沙畜其驒奚雖無恒業厥有分部蓋自元黃剖判萬物芸生東夷西夷各依其地謬舉淳維未爲理據皇古莫紀其見之書史者自周宣太原之伐秦政亘海之築莫不畏其侵軼華

夏是處自時厥後一二奮發之君慨然思挫其鋒而綢
之宥然事不中機材不副用加以地遠無定處故嘗勞
衆費材十損一得搢紳之儒守和親介胄之士言征伐
征伐則民力竭和親則國威喪於是有守在四夷覊縻
不絕地不可畊民不可臣之言興矣然此以論漢唐宋
明之中夏而非謂我皇清之中夏也皇清荷
天之寵與東海撫華區有元之裔久屬版章歲朝貢從征狩
執役惟謹準噶爾厄魯特者本有元之臣僕叛出據西
海終明世爲邊患至噶爾丹而稍強吞噬鄰蕃闌入北

塞我
皇祖三臨朔漠用大破其帥元惡伏冥誅脅從遠遯跡毋俾
遺種於我喀爾喀厥姪策妄阿拉布坦收其遺孽僅保
伊犁故嘗索俘取地無敢不供逮夫部落滋聚乃以
襲哈密入西藏準夷之勢於是而復張
兩朝命將問罪雖屢獲捷而庚戌之役逆子噶爾丹策楞既
用其父舊人乘我師怠掠畜於巴里坤擣營於和卜多
於是而準夷之勢大張然地既險遠主客異焉此勞往
而無利彼亦如之故額爾德尼招之敗彼亦以彼貪利

而深入也

皇考謂我武既揚不可以既允其請和以息我衆予小子敬

奉

先志無越思焉既而噶爾丹策楞死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暴殘喇嘛達爾濟篡奪之達瓦齊又篡奪喇嘛達爾濟而酗酒虐下尤甚焉癸酉冬都爾伯特台吉策楞等率數萬人來歸越明年秋渾特台吉阿睦爾撒納和碩特台吉班珠爾又率數萬人來歸朕謂來者不可以不撫而撫之莫若因其地其俗而善循之且毋令滋方來

之患於我喀爾喀也於是議進兩路之師問彼罪魁安
我新附凡運餉籌馱長行利戰之事悉備議之始熟經
於庚戌之艱者咸懼蹈轍惟大學士忠勇公傅恒見與
朕同而新附諸台吉則求之甚力朕謂犁庭掃穴即不
敢必然喀爾喀之地必不可以久居若爾人毋寧用其
鋒而覲厥成即不如志亦非所悔也故凡禡旗命將之
典槪未舉行亦云偏師嘗試為之耳塞上用兵必以秋
而阿睦爾撒納瑪木特請以春月欲乘彼馬未肥則不
能遁朕謂其言良當遂從之北路以二月丙辰西路以

二月己巳各啟行哈密瀚海向無雨今春乃大雨咸以爲時雨之師入賊境凡所過之鄂拓克攜羊酒糗糒迎恐後五月乙亥至伊犁亦如之達瓦齊於格登山麓結營以待兵近萬我兩將軍議以兵取則傷彼必衆彼衆皆我衆多傷非所以體上慈也丁亥遣阿玉錫等二十五人夜斫營覘賊向賊兵大潰相蹂躪死者不可勝數來降者七千餘我二十五人無一人受傷者達瓦齊以百餘騎竄六月庚戌狪人阿奇穆霍集斯伯克執達瓦齊來獻軍門準噶爾平是役也定議不過二人籌事不

過一年兵行不過五月無亡矢遺鏃之費大勲以集遐
壤以定豈人力哉
天也然
天垂佑而授之事機設不奉行之以致坐失者多矣可與樂
成不可與謀始亦謂蚩蚩之衆云耳豈其卿大夫之謂
旣克集事則又曰茍知其易將勸爲之夫明於事後者
必將昧於機先朕用是寒心且準噶爾一小部落耳一
二有能爲之長而其樹也固焉一二暴失德之長而其
亡也忽焉朕用是知偃武成而勒碑文廟例也禮臣以

爲請故據實事書之其辭曰
茫茫伊犁大幹之西匪今伊昔化外覊縻條支之東大
宛以南隨畜獵獸蟻聚狠貪乃世其惡乃恃其遠或激
我攻而乘我緩其計在斯其長可窮止戈靖邊化日薰
風不侵不距不來其那欵關求市亦不禁訶始慕希珍
終居奇貨吏喜無事遷就斯愞漸不可長我豈懼其豈
如宋明和市之爲旣知其然飭我邊吏弗縱弗嚴示之
節制不仁之守再世斯斮簒奪相仍飄忽荏苒風沙草
面煎鞏拔恍集泮飛鴞食黮懷音錫之爵位榮以華裾

滕前面請願効前驅兵分兩路雪甲霜鋒先導中堅如
鼉錯攻盔以後勁蒙古舊屬八旗子弟其心允篤二月
卜吉牙旗飄颻我騎斯騰無待折膠泉滴於磧蕪茁於
路我衆懽躍謂有
天助匪啻我衆新附亦云黃髮未覩水草富春烏魯木齊波
羅塔拉台吉宰桑紛紛欵納牽其肥羊及馬童[illegible]獻其
屠耆合掌雙手予有前諭所禁侵淩以茶交易大愉衆
情衆情既愉來者日繼蠢達瓦齊擁兵自衛依山據淖
惟旦夕延有近萬人其心十千勇不目逃掄二十五曰

阿玉錫率往賊所銜枚夜襲直入其郛揮矛拍馬大聲疾呼彼人既離我志斯合哭將無前縱横韃鞳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自相狠籍孰敢攖鋒狐竄鼠逃將往異域狪部遮之兎渠斯得露布既至告

廟受俘凡此蔵功荷

天之衢在古周宣二年乙亥淮夷是平常武詩載越我

皇祖征噶爾丹命將禡旗亦乙亥年既符歲德允協師貞兵不血刃漠無王庭昔時準夷弗恭弗諟今隨師行爲師侯尉昔時準夷日戰夜征今也偃卧知樂人生曰匪準

夷曰我臣僕自今伊始安爾游牧爾牧爾畊爾長孫子
曰無向非豈有今是
兩朝志竟億載基成側席不遑保泰持盈
乾隆二十年歲次乙亥夏五月之　吉
濟南府臨邑縣知縣　臣　湯桂敬立

重修元帝廟碑記 正書題名不錄不著撰人姓名在北門外元帝廟

予為令踰三月上巳廟纔三楹土壁戶牖庳暗樑棟且傾丹青就渝予曰吾力猶能率是人也其必有以募此役者初有道人口福全持鐸數年僅得少許木石尚未

能舍舊而新是圖邑民張貴慨然嘆曰吾生居乎神之宇下其作鎮四方者則亦必不遺小人也遂出爲□募予時與博尉各捐俸注疏以勸犁之善者貴前此修增福神廟無少乾沒又非道流釋子善由天性以故犁之搢紳文學及善男女無不樂施錢米賡積歲在壬寅予焉經始拓三爲五牆以甓戶牖皆作洞槅榱拱鏤焉諸神像復金碧于神座上施龕幕其□□張作振拔神以袞衣既成以予嘗治此土職在□□請予爲記予嘉犁人之爲善者卒□□貴之力斯役也若予有□□則何

足記焉爾

康熙十年三月初三日立

三清碑 正書在泰山行宮

三清妙法鴻濛開闢柴濛成就混沌初分生育天地運行日月安立星斗制就乾坤四時八節生長化收養育羣生一切萬物皆憑道生化緣得度八萬四千得道眞人三十六部尊經三百六十應感天尊虛極鼎爐煉海燒山抽骨拔丁抽添妙法嬰兒爲靈胎鉛汞爲龍虎黜精煉氣行水火鼎雲水元元妙哉難言授教垂世

還陽風人李獨秀讚

賜進士第文林郎知臨邑縣事鄭雍　典史張基聖

儒學教諭黃貞泰　訓導王統乾

康熙十八年歲次己未四月十八日立

重修臨邑城隍廟碑記行書題名不錄在城隍廟

臨邑古犁城也僻處郡之西北壓絕長補短僅方五十里無山陵川谷之勝土瘠民貧蒞茲者所厭薄也康熙二十五年余承乏茲土甫入境覩原野蕭索城郭荒凉卽私念曰是正蒞茲者所宜培養生息者也甯不

可以自息耶及謁神見垣殿塌頹像肖敗剝黙與神約曰明有吏而幽有神皆所以保護斯民也齊永已矢心自誓必不敢厭薄兹土不悉竭其駘駑之誠而明神亦當鑒諒其衷使一邑内無災傷札厲之患此非齊永之私願實亦明神之責也是年飛蝗入境余禱于神蝗不爲災次年天旱余齋宿步禱越日而甘霖注比歲五穀豐稔民無虐疾桑麻雞犬蒸蒸漸有起色神之有靈可謂無負初約矣更有異者村童鬻雞於市暮無歸明日忽得縊屍於道左余思維路斷沉冤莫雪冀示于神忽

晝夢神授以匣中人三字始廉得其實小民無知謂余之有異數余則不敢掩神之貺也神之昭應彰彰而廟貌若此余益滋罪焉用捐己俸倡率士民塌者興之頹者葺之敗剝者塑裝而靑黄之迄今殿寢角立檐宇翬飛垣門寮屋丹雘有爛神其得所憑式矣獨是余以菲劣之才豈敢謂官無失職神乃效靈顧此懇懇一點眞實爲民之忱其堪與明神共質者則有不得自誣而泯沒焉假得與神共涖于此者十年計此邑之民必能有瘳不謂恭承

天子簡命拜徵有日尚有二三歷久積重之弊思欲爲之捐革而未獲遂所願也然私心寤寐實不忘焉嘗不以此身之去而於是民遂等秦越之視也神則終守玆土其尚益濯乃靈播乃福德以保護斯民是則余之所厚望于明神者也當時鳩工庀材夙夜匪懈則諸生鄉者與有功焉例得並書是爲記

康熙二十七年歲次戊辰嘉平穀旦立石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知臨邑縣事海昌陳齊永撰

賜進士第出身文林郎知臨邑縣事張象升　儒學教

諭張繼祖　典史張可善　防守千總張文進

重修文廟碑記　行書在文廟

犁邱自古爲名邦漢唐以來名公卿輩出迄宋明掇巍科者史不絶書文教何若斯之盛耶揆厥由來□□□□鼓而舞之近文運亦稍稍降矣今幸宰斯邑者有餘塈沈公莅任之初釋奠　先師見大殿甫修僅足以蔽風雨而尊經　啟聖及兩廡儀門垣牆已傾圮矣若名宦鄉賢諸祠則爲雀鼠□□□迹沈公喟然嘆曰水有源木有本學宮乃文教之本源茂草興嗟宜乎文運之

不振也余今待罪□□□□□置而不事其何以仰副
聖天子右文崇儒之德意予負罪不難逭乎抑有憂者兩
袖清風點金無術欲普告紳士里民□□蹈□□□□
□不容辭每日與二三同志矢願曰夫士君子旣居當
爲之地常抱欲爲之志縱値不得爲之時爾□□□□
□□□躊躇咨嗟者有年心甘淡泊積損淸俸毅然以
振興學校爲己任爰及丙戌春日之吉鳩工庀材□□
□□□□課工者則邢周兩姓諸生輩亦以根本憑依
之地洋洋而與子于而來無不踴躍奔走樂爲之助□

口口口口口口嘗以絲毫索之里閭踰年而工告成雖曰修葺其功實與創始者等今之輪奐可觀朔望瞻興口口口口口口口心諸生之肄業其中者異日掇拾青紫爲

聖天子作良股肱良舟楫文教之丕振豈不自今日始哉余爲督學使者亦與有榮施已爰拜手爲記

康熙四十七年歲在戊子初夏上浣

提督山東學政翰林院編修趙申季撰　生員王廷輔書丹　文林郎知臨邑縣事沈青標重修　儒學

教諭徐丕揚　儒學訓導崔擬嵇　前任典史趙維城

建立忠義孝悌碑記正書在崇聖祠門外

忠義孝悌題名詳人物不備錄

雍正三年歲次己巳孟春吉旦建立

知縣加六級紀錄七次魏壯　典史許槐

重修城隍廟碑記正書題名不錄在城隍廟

蓋聞自古帝王建城立社分封百里以祀境內山川社稷之神邀其靈爽燮理陰陽護國祐民以備祈禱本邑

城隍尊神是也其廟自必與城並建但歲遠無稽按廟
碑云至明代洪武元年詔封城隍爲顯佑伯新其廟宇
自大殿後宮兩廊十司以及儀從班房儀門馬廐大門
左右角門神道照屏周匝衛牆層層森列規制壯麗以
助神威允稱闔邑之保障乃歷年經久其間雖有修葺
不過補其損傷聊避風雨未若今之摧敗零落之甚者
余尉是邑隨班謁廟仰觀廟貌傾覆難支將必神棲無
地前令邑者遷改不常無暇及此計估工費約需千金
柰余一席寒曹點金乏術躊躕縈懷無力可施因會住

持羽士李清和清規素著兼有樂善耆德牛鵬任養民
首倡其議願捐厚貲請余總其役此亦余之素志奚敢
擅為總理謀諸同城闔邑紳士富室商民鄉地人等公
同議舉欣然樂助余亦捐清俸仰荷神貺源源而來所
捐貲財登記緣簿分派執事錙銖不染自乾隆元年孟
春糾工庀材施次修整經營數載工貲間缺終難就緒
幸逢邑侯閼公來宰是邑目覩廟工難成慨捐金錢始
獲告竣雖云重修實等創始以安神靈然未能復舊制
而廟貌之輪奐亦可謂燦然重新矣齊明盛服洋洋如

在庶幾邀神庇之福哉勒石記工並列同事名捐姓名
以示永久感發後之君子云爾是爲記

乾隆五年歲次庚申菊月　吉旦立　古越流寓儒
士王廷标撰文　本邑儒士王鎮書
辛卯科舉人知臨邑縣事淸豐闗鍵　儒學教諭周
士琦　訓導李璣　廸功郎典史會稽許槐　德州
營駐防臨濟二縣葛調元

重修城隍廟碑記正書題名不錄在城隍廟

城隍廟址在邑之巽地歷年已久考諸碑記乃勝國洪

武中建立所封顯佑伯鑒察司民者也
國朝因之祈年報賽責在有司其典特重而境内福小
廟貌未崇祈報之時安神以樂則布席爲臺已而徹之
旣費且陋又兼風雨飄摇兩廊四壁半已傾圮行路憂
之而工力浩繁無敢倡者歲在己卯信士任龍牛企孔等相
與建議以爲鑒察司民一方保障今枚實無聞而典禮
多缺其何以禦災捍患以錫福于斯民於是以禮募衆
期月之内售錢無慮數百緡乃鳩材之良諏日之吉始
于己卯之三月越癸未之八月而落成焉因其舊而新

之者兩廊二十六楹四壁二百一十丈神象三十尊補其制之未備者神廡四楹轅門四楹復徹大門而廊之建奏樂之樓於其上後廣前狹丹堊煥然歌舞其中如鈞天奏樂飄下雲端也規模之遠摹畫之工葢自四百年來未有若斯之盛者工旣訖衆請一言勒諸貞珉寻唯辛巳壬午水災頻至而大典土木原非愛民之至意第　城隍之神所以屢我豐年惠我兆姓雖勞民力豈淫祀比哉故序其始末以垂不朽云

賜進士出身　勅授文林郎知臨邑縣事朱嵩

勅授修職郎臨邑縣孺學教諭丁際隆撰文

勅授修職佐郎臨邑縣儒學訓導周玉暉　德州營駐

防臨濟二縣葛調元　臨邑縣督捕廳戴紹堂　前

任臨邑縣督捕廳趙廷棟　儒學增廣生員劉建書

丹

大清乾隆二十八年歲次癸未日躔大火之次上浣

穀旦

捐補義學束脩碑記正書在文廟

州縣立義學遵

功令以廣教化也臨邑舊有義學田十五畝即常稔猶苦不足況鹻地瘠薄其何以濟無惑乎義學師生有名無實也乙酉冬愚司鐸是邑慨然念之憶家君宰浙之富陽曾以臨江漲地一百五十畝申准撥入義學俾師生皆有所賴今愚備員庠序無力可以擴充爰商之邑侯董公朱英駐防王公璠玉邑尉戴君紹堂司訓陸君瑾此時唯有募捐貼補庶可綿延弗替愚於是首捐錢二十二千邑之好義紳士史繼聖等聞風樂助次第捐錢一百九十千議以一百六十千交盛永安周恒順任

恒裕交廣順魏元復張恒泰秦大增張隆祥張集祥等九典生息爲義學束脩以五十千交劉公盛杜義成高義合三典生息爲鄉試卷價息各一分五釐束脩按端陽中秋封篆三節支取卷價俟鄉試之期支取按科取有名入闈人數攤分當卽設席邀典商收領商亦樂從具領存案如有停止之家卽將本另付開張者生息每年得此息以佐田之所入則脩脯無虧師可選擇延請鄉科士子亦知自奮踴躍赴闈貲雖未豐不無小補除將捐助姓名及生息緣由牒縣外合勒石於學以誌顚

末倘後有欲廣教化之君子笑予此舉爲陋而大爲之
佽助洵予之知己而予所厚望者也
乾隆三十二年歲次丁亥嘉平月穀旦
臨邑縣儒學教諭孫文明記　邑廩生周鄉書書丹

臨邑縣陳侯德政碑 正書在署前

我
皇上卽位之三十九年久道化成牧多循吏而我臨之陳
侯爲最著侯自己丑孟夏來治茲邑積弊盡除百廢俱
舉而大指在於振學校慎刑獄除盜賊盡自嚴月課之

規時加奬勸而士知弦誦矣訟無大小必盡其情自朝
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而民無冤抑矣至於狗偷鼠竊
尤痛加懲創以爲稂莠不除良苗終無自安之日此尤
我邑士庶所傳誦不衰者也他如
大差旁午不以累民修小清河而捐以廉俸侯之善政
有不可枚舉者今年六月侯已進位大府不日受代一
邑之民如失父母而侯尤謂前有地方辦買官草一事
雖官發價値未累及民然積久生弊□□□□爲杜絶
遂自行採買俾後之司牧有所法焉觀此一端侯之惓

惓於民爲何如哉行見調和鼎鼐霖雨蒼生皆於吾邑兆之矣侯名洛書字龍泉山西太原府徐溝縣清源鄉人乾隆丙子科舉人庚子科進士宰茲邑云

乾隆三十九年歲次甲午七月上浣穀旦

李嶂馬克密王英聰王加揚李緒李學廉等共立

重修賢聖寺記

正書施主題名不錄在賢聖寺

蓋聞須彌蘭若素有靑鴛之稱洛下伽藍原作白馬之號永興推宅恒鑴淨果於許詢宜壽聞鐘長託勝因於荀勗海上現辟支之佛綠玉爲堦人間開舍利之城絳

雲結葢何必蓮河葱嶺給孤始解捐金豈惟鷲苑猿江大士方能捨室臨邑城東北四十里舊有大佛禪寺淵源枕馬頰之岸千里來龍分野當虛危之星一隅作鎮形雖山藏水隱地則俗質風淳佛艤慈航拯羣生于苦海僧宗慧照啟覺路於空門勝迹素稱瑤宮年深因覩剎落金山暗淡而無色貝闕凋殘以鮮光夜月晨風虛飄幢幡之影疏鐘殘磬希聆梵咒之音貝葉封塵蒲團掛堵堿喧秖聞蛩語堦荒更兼蝸涎所嗟震旦乏檀㫁之人轉嘆比邱少苾芻之志嘉慶四年住持僧同首善

者共矢一念精忱普化十方善信念廬峯乍闢豈能銀
殿飛來思漢觀再成未必玉梁自下徧勸信佛達官不
忘逃禪大衆諸天開士體此緣之廣大有等優婆憐夙
志之孔臧或施百緡及與斗粟顯貴捐餘祿貧乏佐分
文以致殿臺凌雲燦金碧而吐彩璇砌隈殿夾翠柏以
敷陰五色瑠璃永成蓮界七重闌楯更植祇林此香積
如來共借飯衣之力天親菩薩樂施懺悔之方之所致
也幸厥功之告竣期奕禩以流芳勒諸貞珉以志不朽

臨邑縣庚申歲貢李德彰撰文　臨邑縣廩膳生員

夏廷選書丹

文林郎知臨邑縣正堂張　儒學正堂單　儒學副

堂郭　德州營司廳蘇　副堂朱

大清嘉慶陸年歲次辛酉季春下浣穀旦

重修鄉賢祠碑記正書在鄉賢祠

古者有瞽宗之祀所以祟德尚賢用光俎豆而式鄉閭

此鄉賢祠所由昉也邑故有祠列學宮戟門右其規制

肅然始於勝朝隆慶間及諸鄉賢入祠之後先次第載

在邑乘者頗詳嗣後幾經修葺故老少所傳聞而蕩然

無復存者迄今歷數十年
國家崇祀大典風教攸關顧繼踵因循聽其蕪沒而不
之恤噫可慨已邢生名心泰名棟等鄉賢𦂳嵐州知州
諱政公勅封山西道監察御史諱如約公嫡裔也嘉慶
丁卯歲聚族而謀曰吾先人徽德懿行獲邀異數而祠
廢無以妥先靈其若箕裘紹弓冶何爲諸先賢後者毋
有同情乎遂約與共議增修諸君子亦各償其願忻然
樂從共出京錢四百六十千鳩工庀材閱數月而堂構
聿新矣余自壬午春秉鐸茲邑謁祀　至聖廟堂備瞻

學宫基址若明倫堂名宦孝義等祠並皆闕如惟崇
聖鄉賢二祠煥然維新心竊異之邢生固常與遊者輒
述其巔末知　崇聖祠由泉君子之慕義建修而修鄉
賢祠者則皆鄉賢後裔用克紹前烈展孝思者也癸未
仲春邢生屬余記其事以貞諸珉石余愧不能文而深
嘉泉君子之誼氣誠篤異日修缺典汲汲焉有志未逮
者將賴以共襄其成故重負其請而爲之記

道光三年歲次癸未仲春吉旦立

戊辰科舉人臨邑縣儒學教諭魏升元撰　邑人廩

生李汝南書

賜進士出身　勅授文林郎知臨邑縣事陳賡元　署

臨邑縣儒學訓導石中瑜　臨邑縣典史王階平

重修戒珠寺碑記（正書題名不錄在戒珠寺）

賜進士出身　勅授文林郎知臨邑縣事乙酉科同考

試官前翰林院庶吉士加二級莫樹椿撰

臨邑署北戒珠寺古寺也創於何時年遠無考其可考者前明正德八年重修尚存碑記然亦斷缺漶漫不可卒讀近者殿前亭臺天王大殿東西殿宇塑像剝落頹

廢已甚邑人葺而新之請記於余余思釋教自漢明帝時入中國至今千有餘年天下之大四海之遠莫不崇奉而敬禮之其故何哉蓋佛之教雖虛無寂滅與儒異而其旨亦與儒合足以助治化之不及者如清淨是卽主敬之學也戒殺是卽惻隱之心也懺悔是卽改過遷善也誦經拜佛是卽收放心勞筋骨也斷葷茹素是卽忍嗜慾節飲食也此其歷千百年而未有艾也顧或曰儒之道自二帝三王以來日益昌明百世不易今言佛教足以助治化之不及毋乃侫佛歟余曰有說焉今夫

九州之幅幀至廣也天下之蒼生至繁也人之賢不肖又相去萬萬也其淳良謹厚者奉令承教誠罔敢軼於法而循其分可以隨風化爲轉移若冥頑不靈宄惡狠戾之徒瞢瞢然任其性之所之自陷於大辟而不知雖其性之不馴其情殊可憫也得佛之教爲之說法焉爲之開導焉爲善者登之天堂爲惡者隳於地獄事雖涉於不經言實淺而易見使知渾敦窮奇不惟顯遭駢誅益且陰受冥譴如此雖强悍殘忍鮮有不動魂驚心爲之意沮者因以輯其乖戾之氣而轉其從善之機未必

於治化無裨也是不可以無記其襄事者例得書名俾後人知興廢之由且冀來者因時修葺毋使古寺棄爲榛莽也

臨邑縣教諭前　武英殿校錄癸酉科拔貢張夢麒

臨邑縣儒學訓導庚申科歲貢劉序三　臨邑汎司廳吳興隆　臨邑縣典史殷達亨　邑增生周通古稀二齡盥手書丹

道光八年歲次戊子四月八日立

臨邑縣志卷十三終

臨邑縣志卷十四

金石志中

魏

唐

宋

金

元

臨邑縣志卷十四

金石志中

魏

沇州刺史劉岱碑水經注云在北漯陰城今無攷

唐

夫子廟堂記正書額題創修宣聖廟碑正書碑陰有大德年號及施主題名不錄在孫

耿鎮

天地吾知其至廣以其無不覆載日月吾知其至明以其無不照臨江海吾知其至大以其無不容納料廣以

寸管測明以寸圭航大以一葦廣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亡其險偉夫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潤之所浸者博三代禮樂吾其損益百王憲章吾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以和鬼神以饗道不可筌其有物釋不可證於無生一以貫之我先師夫子聖人也古之帝聖者曰堯古之君明者曰禹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我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而昌舍之而亡昔厄于宗周今泰於

皇唐不然何耀衮而裳垂旒而王者哉唐膳部郎中程浩撰

昔大元歲次□□季春□□□□□□□□□□

□

元末頽壓大明嘉靖乙酉致仕官王鑾重建

右臨邑縣學夫子廟堂記碑在今濟陽縣孫耿鎮按此記本刻在扶風縣者文苑英華唐文粹載浩此記俱題作鳳翔府扶風縣文宣王新廟記時以碑爲顏魯公所書故剷去扶風古縣也以下一段

所在摹刻則此碑亦當刻自唐人手也臨邑自宋初遷治孫耿鎭時距唐未遠或好事者知所寶惜移置此碑於鎭未可知元末兵燹碑亦顚仆後邑人即其舊址重刻之遂失題書碑姓名而點畫波磔尚有魯公筆意亦一時鉤勒之佳者故系之唐以爲臨邑一古蹟云

彌陀寺經幢 正書八面 在彌陀寺

尊勝陁羅尼經 經文不錄

大唐大中十四年彭城郡清信弟子劉方佐肇立

大淸國康熙十年犂邛郡淸信弟子李義等重修

尊勝陁羅寶幢記 在彌陀寺 已磨去

尊勝陁之眞言是如來心中之法印也能伏羣魔能除諸惡能愈四苦能消闔厄我皇唐感西域金人之眞言大流東方則天之御大器也於儀鳳二年罽賓國沙門僧佛陁波利取此經來至於五臺僧來屆此便知此山佛戒之後衆聖潛靈大聖文殊寓跡於此山靈地聖喜躍難勝固傳金言經付中國持念之士靈驗尤多人受七寶之身宜將百福裝飾此方信士心契佛乘雖造有

爲常修梵行知寳幢之絶想茫滅身心覺金字之眞言離諸纏縛以是不踰數月功德爰成上答皇王照臨雲雨之恩次答上書綬撫字毓之惠荷使君春霖是潤圓月當軒彌息奸豪恩波大布具官清儉鶩時貞明貫古贍光流素水月相鮮恩洽大同風光交映兵馬使學貫九流武穿七札高指梅之智掩沈沙之謀少府經學奮身蓬瀛是宅初臨褐于昌邑終冀期效秉鈞院主五師子堅持淨行嚴固法身戒月清明秋光迥澈邑內諸清信士等確乎靜寂棲息清涼旣無對業之因永保無疵

之祐于是咸通四年歲在癸未六月壬辰朔三日甲寅

河南府鄉貢進士五經張掞記

右彌陀寺香幢一座約高二丈許本分上下截上刻尊勝陀羅尼經題唐大中十四年立按大中祇十三年十四年卽咸通元年矣意是重刻之誤下刻河南鄉貢張掞記文邢太僕謂其文沿六代駢語差解人頤致石亦遂不滅隋家風意其修葺上竦矗立天半豈非臨邑一巨觀康熙間邑人李義宋王賓等以其漫漶不可辨任意磨去并分幢爲二一仍刻尊勝陀羅尼經一

刻宋王賓重修彌陀寺碑文無知妄作而千年神
物遂徒付之想像暇日曾經其地輒爲惋惜無已
也

附錄重修彌陀寺石幢碑記正書八面在彌陀寺
　施主題名不錄

余嘗憑吊往跡見釋教東流一事始興於晉漢兩
明繼盛於周魯三莊以迄唐宋而來莫不尊崇其
教焉是以名山大川勝境福地造浮屠建寶剎莊
嚴妙像纂修遺文修佛修寺不自今日而始然也
如吾邑南三十里彌陀大寺粵稽所由乃唐大中
劉氏所剏建者至今千百餘歲其間天道變遷世
運升降人事興衰不知凡幾此剎因盛而盛因衰
而衰衰旺相乘亦不知凡幾所可稽者唯明正德
年間有僧所貴與徒眞喜募化重修又有禪僧行
覓飛錫來助數年功成昔已銘之鐘鼎功德不磨

數傳而至明季清初數遭兵火屢經水患祇園勝地幾成坵墟所賴繼起諸君若馬載圖劉廷珍若張卓趙宏先等追前代之餘烈慕古哲之芳規重興木石再飾丹青三十年來修葺之功未嘗少懈所以今日畫棟雕簷鳥革翬飛丹楹燦爛金壁輝煌前後殿宇美哉輪奐金姿寶像借是間安至於下方僧院講經堂香積廚長老方丈頭陀僧室莫不堅牢雅致所可惜者有佛鐘一口委之古槐之下風憐日熏百度春秋有耆民李氏弟子諱義者撫茲神器喟然嘆曰此我佛之寶號也吾當起樓以懸之乎謀之衆信衆信曰然各傾囊餘集金若干即掄材鳩工民以悅來工以心競不日而樓功告竣誠有神靈之異者此際金鐘懸之岑樓斯樓高出雲際八窗虛敞四扃齊開鐘聲佛號播然四達矣自有此樓寺中制作巍乎成功煥乎明備竭三十年之民力始成今日之規模其間善信若存若亡倘不勒石以紀功則泯泯莫意泱於立石閣之殿左有古石焉斯石周有八方高有二級牛沒

於泥沙半委之荒草昔唐大中劉氏所立名曰石幢上有陀羅尼經典下有古檀那姓字雖其遺跡尚存殘廢不堪磨蠹殆盡不足以垂世義曰吾欲借此重修古典翻作新圖可乎咸服其善即毅然有更新之舉慨然有捐金之義諸檀心悅樂與輸將於是卜吉日擇良工仍鐫尼陀羅經典俾佛法常明復鐫檀那姓氏使功垂不朽三月而碑成將一幢中分爲二一樹之殿基之左會佛經也一樹之殿基之右紀盛事也兩幢竦立若飛來峯雌一時之盛舉壯奕世之觀瞻立石諸君當與此石不朽矣余嘗遊寺中每覽勝槩此刹掖挾兩川倚山傍岸有虎踞龍蟠之勢況復南鎮沙漬東撫金綿一望樹木葱鬱半天煙雲浮瑞林深祇樹地適諸天西域極樂不是過也而法師海平居質仁善志行高潔又能讚揚洪烈闡繹宗風鐘聲磬韻喚醒多少愚迷妙法眞言普度無窮苦惱善哉瞻相作福禮佛三寶即觀善之門急公向上遵聖六條務民義之本遵道遵路仁漸義摩醇風一轉比屋可

封卑生言念及此神遊蒿天矣隨忻忻然援筆書敘聊以紀勝蹟云云
康熙十年歲次辛亥五月十六日吉旦
邑庠生宋王賓撰併書

宋

臨邑縣新學記正書在文廟

齊地沃壤桑麻之富甲於天下而臨邑爲齊之大縣戶口常滿數萬東連濱棣西並德博富商巨賈往來不絕盜賊獄訟視諸邑爲多元符三年春令孟侯之來下車三日祗見于夫子廟顧瞻歎息徘徊久之因謂其僚佐曰此邑最號繁劇而夫子廟廢壞日久風雨弗除學者

莫至得非長民者之辠歟慨然有意新之適會旁郡河
水漫溢之後歲饑民貧椎埋剽奪白晝公行孟侯於是
設方略明賞購痛以法繩之姦人屏迹民獲按堵朞年
之間訟淸政簡邑內無事乃下令曰願新夫子之廟者
聽民驩趨之爭出財力以助乃揆日之吉擇材之良因
其舊址而斥大之衆工並作不兩月而成焉堂殿嚴嚴
門廡崇崇講習有齋燕休有所以至饎爨凡所用者無
不具也落成之日孟侯躬率僚佐往安聖像觀者如堵
而人始知尊師重道之意又擇其士之髦者使教其邑

中子弟絃歌之聲達於四境庶幾所謂學道愛人者由是出焉孟侯有德於民如此邑之士子相率而造於余曰願有記焉余乃爲之言曰學校者教化之本教化不可須臾無則學校不可一日廢宋興百有四十餘年文物之盛莫知今日則學校之設固已棊布於天下矣而臨邑獨以廟祀夫子未嘗有學今孟侯知以此爲先可謂有志於教化矣遂使後世知邑之有學自孟侯始豈不韙哉余佐是邑親覩其事而喜爲士子道也於是乎書崇甯元年歲次壬午正月旣望建安吳巖夫記

彭城劉覺書丹并題額　平陽解嶶之立石　新授商州上津縣令權西縣尉安翼　東縣尉周汝楫三班奉職監酒稅張偉　右班殿直添差監酒稅趙渙之　通直郎知齊州臨邑縣事兼兵馬都監賜緋魚袋孟斯年

八行詔旨碑 正書額題大觀聖作之碑正書在文廟

學以善風俗明人倫而人材所自出也今有教養之法而未有善俗明倫之制殆未足以兼明天下孔子曰其爲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

未之有也蓋設學校置師儒所以敦孝悌孝悌興則人
倫明人倫明則風俗厚而人材成刑罰措朕考成周之
隆教萬民而賓興以六德六行否則威之以不孝不悌
之刑比已立法保任孝悌婣睦任恤忠和之士去古綿
邈士非里選習尚科舉不孝不悌有時而容故任官臨
政趍利犯義詆訕貪污無不爲者此官非其人士不素
養故也迺因餘暇稽周官之書制爲法度頒之校學明
倫善俗庶幾於古　諸士有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悌
善內親爲睦善外親爲婣信於朋友爲任仁於州里爲

恤知君臣之善爲忠達義利之分爲和　諸士有孝悌
睦婣任恤忠和八行見於事狀著於鄉里者鄰保伍以
行實申縣縣令佐審察延入縣學考驗不虛保明申州
如令　諸八行孝悌忠和爲上睦婣爲中任恤爲下士
有全備八行保明如令不以時隨奏貢入太學免試爲
太學上舍司成以下引問考驗較定不誣申尚書省取
旨釋褐命官優加拔用　諸士有全備上四行或不全
一行而兼中等二行爲州學上舍上等之選不全上二
行而兼中等一行或不全上三行而兼中二行者爲上

舍中等之選不全上三行而兼中一行或兼下行者爲
上舍下等之選全有中二行或有中等一行而兼下一
行者爲內舍之選餘爲外舍之選　諸士以八行中三
舍之選者上舍貢入內舍在州學半年不犯第一等罰
升爲上舍外舍一年不犯第三等罰升爲內舍仍准上
法　諸士以八行中上舍之選而被貢入太學者上等
在學半年不犯第三等罰司成以下考驗行實聞奏依
太學貢士釋褐法中等依太學中等法待殿試下等依
太學下等法　諸士以八行中選在州縣若太學皆免

試補爲諸生之首選充職事及諸齋長諭　諸士以公行考士爲上舍上等其家依官户法中下等免户下支移折變借借身丁內舍免支移身丁　諸謀反謀叛謀大逆子孫同及大不恭詆訕宗廟指斥乘輿爲不忠之刑惡逆詛罵告言祖父母父母別籍異財供養有闕居喪作樂自娶釋服匿哀爲不孝之刑不恭其兄不友其弟姊妹叔嫂相犯罪杖爲不弟之刑殺人略人放火强姦强盜若竊盜杖及不道爲不和之刑謀殺及賣略緦麻以上親毆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若內亂爲不睦

之刑詛罵告言外祖父母與外姻有服親同母異父親
若妻之尊屬相犯至徒違律爲婚停妻娶妻若無罪出
妻爲不婣之刑毆受業師犯同學友至徒應相隱而輒
告言爲不任之刑詐欺取財罪杖告囑耆鄰保伍有所
規求避免或告事不干己爲不恤之刑諸犯八刑縣令
佐州知通以其事自書於籍報學應有入學按籍檢會
施行　諸士有犯不忠不孝不悌不和終身不齒不得
入學不睦十年不婣八年不任五年不恤三年能改過
自新不犯罪而有二行之實耆鄰保伍申縣縣令佐審

察聽入學在學一年又不犯第三等罰聽齒於諸生之列
大觀元年九月十八日資政殿學士兼侍讀臣鄭居
中奏乞以御筆八行詔旨摹刻於石立之官學次及
太學辟廱天下郡邑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奉御筆賜
臣禮部尚書兼侍講久中令以所賜刻石　通直郎
書學博士臣李時雍奉勑摹寫　承議郎尚書禮部
員外郎武騎尉臣葛勝仲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
郎雲騎尉臣韋壽隆　承議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學
制局同編修官武騎尉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賜紫金魚袋臣李圖南　朝請郎試禮部尚書兼侍
講實錄修撰飛騎尉南陽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
金魚袋臣鄭久中　太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一千二百戶食實封叁阡
捌伯戶臣蔡京奉勅題額

慧日院經幢　正書八面在孫耿鎮慧日院施主題名不錄

金剛經　經文不錄

維大宋治平四年歲次戊申正月建寅朔日庚戌十
有二日辛酉建立

勅賜惠日院崇政殿特賜紫僧景德　小師惠賢

惠從

齊州興德軍臨邑縣舊孫耿鎮惠日院維那頭劉順

等共施金剛經香幢壹座永充供養令具施主姓名

如後

鎮將朱秉　右班殿直監舊孫耿鎮鹽酒稅兼烟火

臣席贇　守縣尉宋　守主簿韓　知縣郭

金

泰和鐘懸大門鐘樓

泰和二年十一月初三日

舊志云鐘欵識爲金泰和二年質重一萬七千斤連合龜螭蟠紐奇古俗傳大水順流而至意有神物憑之矣今按鐘存陽識十字正書懸大門譙樓城南彌陀寺尚有鐵鐘相傳爲唐時物惜剝蝕太甚無欵識可攷

元

臨邑縣尹田公德政之碑正書在土地祠

主上卽位之五年歲在甲子改元至元初用漢唐之制

遷調諸道官吏以縣令之最爲近民也乃立考績之法視五事爲陞降仍以令爲尹焉由是其選稍重然任是職者例出土豪世祿之家蓋朝廷更化馴致其道理當然也癸酉之春燕豪傑田壽仲仁始以才選來尹茲邑莅事之日所部振肅綱紀法度截然一新公爲人廉幹雄偉音吐洪亮左右聳畏莫敢仰視凡發號施令皆出於承流宣化履道奉公有犯必懲毫髮不貸也數月之間豪猾縮頸盜賊屏息庭無留訟曹無滯案公論所在直道而行雖總轄之司巡按之使亦未嘗曲徇苟合以

自貶也事有不便於民者具利害情僞申請再三必期改正而後已公有心計處事周密凡營繕儲峙和糴和買之類必爲之均節計料唱名而給直侵漁之弊無自而啓先是防廱之在縣境者往往冒據膏腴之地墾其外而蕪其中以牧馬供軍爲名田連阡陌廢而不治前政務爲撫摩編民病之而莫敢校也公方謀所以革之者會朝廷遣官徧歷檢覈於是遵奉詔條極力窮詰凡得田二十餘萬畝有奇悉歸于民衆皆受賜歡聲如雷本道監司大奇之旁近羣縣事有不法者多委公就鞫

焉公願出己俸增新文廟創建講堂一區且給田六頃以爲贍學悠久之計縣廨素淺陋褻瀆不威公爲之增築門屏位置高敞視他邑爲不侔矣公尤閑騎射往年爲闕下所辟奉使高麗先聲所及殊俗震駭一日值猛虎拒之而不傷者幸也況勠力而反殺之亦爲男子之異事也所過山海島嶼宮闕之所親作畫圖了無遺失識者以將略許之雅有巧思嘗獻渡江之策以革傚爲戰艦方廣丈餘浮於水面可以濟渡置之兩輪可以運載於道路幕於陸地可以止宿軍旅卷而束之可用一

馬頁之而行平生粗涉經史喜與士人游晚學作詩語意便不凡若夙昔在文字間者畫入能品墨竹墨梅殆天機所到縣治舊有綵輿迎致寶書公自以己意創制刻鏤精緻曲盡其妙商相之子台輔為作記文龍諸公堂之壁大匠過之靡不嗟賞焉公豪爽有風槩氣出萬夫之上善惡著白不事姑息然以仁心為質亦要其終而後見也異政告成瓜期在邇闔境耆老豪望惜其將去踵門而來告曰宰公人品傑異名重一時可謂良吏者也借寇之舉度不可以請于朝也刻石頌德厥有舊

章吾子宜無讓也旣辭謝不獲乃掇其尤章章者著之且以去思之頌系焉頌曰於惟宰公萬夫之雄凜如秋霜穆如春風莅政之初杼柚其空報政之後倉箱其充昔也皇皇重門擊柝今也陽陽外戶不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巫宓之治公則兼有桓桓我公維熊維羆干城之具公論攸推屈牛刀之用乃一縣之屑怏驥足之展詎百里之所羈瓜代有期予將疇依公不我留我心傷悲不我遐棄我心則夷建公之祠樹公之碑勒我頌詩俾我歌之舊尹之政新尹之師史筆有例尚放於茲故

雖黎邱之遺愛豈以一言而敢私也邪

前東平府學正監臨邑縣酒醋稅杜澤撰　濟南府學教諭王彥允篆額　本郡楊芝實書丹

至元三年歲次丙子三月　日立石

河間路臨邑縣重修廟學記 正書在文廟

淸廟學宮禮義之地而教化之所出也古者自京師而達於郡邑莫不有學皆所以講道藝育人材明教化善風俗也士從事於茲則必窮討經史作養氣節而致知乎道德仁義之理考求乎修身齊家之道法先覺開來

學薰陶涵泳久以成風使愚明柔強薄敦鄙寬與廉起
讓者此三代盛時承流宣化者之所先務也自兹以降
而世之喜功尚利要期近効者出皆刻意於刑名存心
於財穀睥睨禮義教化不知為何等物悉皆置諸度外
是以所在廟學廢壞不治臨邑齊右大縣也舊稱富庶
冠於他邑故廟學之制規模宏大天兵以來焚毀將盡
僅存者獨禮殿門觀而已歲久敧傾風穿雨漏賢廡講
室尚爾闕如至元十年將仕田公諱壽字仲仁由宣授
宣使出宰是邑奠謁之際不能無戚戚焉慨然有修舊

起廢之意召計所須泉劵不啻數百千公裒然以己俸爲倡其在邑悅禮義之家敦詩書之士及諸同僚屬吏欣然從而和之初之歲方且經度營葺會府檄命公督役於覃懷二之歲復以師旅之命如正陽十有二年春正月公聽理之餘遂舉前作於是工師獻技役夫效勞不煩叱呵衆事畢舉禮殿旣邃棟甍旣隆門觀旣廣基陛旣崇翔構講堂於其後繼作兩廡於其旁至於門闌窗牖之新圬鏝丹堊之飾無不各極其巧廟後約四十步許有行潦之瀦遂隸於學迨如泮制其左蔬圃舊以

黄冠占之新廟之後中分四畝於我初境內多荒閑地土以屯駐士卒牧放馬牛占悋之雖貧無寸土者坐受飢莩莫敢耕闢會制使奉命分理經界公爲極力辯明得田四百餘頃遍給困窮民獲其利又以城之西南四十里第三鄉南保曹知事泊沃壤六百畝爲贍學永業仍以交廟名其莊揆厥初終功不踰時士有瞻仰民無怨讟落成之日耆庶感歎而賀曰輪奐壯麗視舊有加焉是歲公起予府學談講於黎邱席下諸生懇求鄙文以識之竊嘗謂物之興廢雖存乎數而事之成功實賴

其人方今天下治平主上注意文德嘗降制書遍諭天下曰宣聖廟國家歲時致祭諸儒月朔釋奠宜恒令灑掃脩潔今後禁約諸官員使臣軍馬無得於廟宇內安下或聚集理問詞訟及褻瀆飲宴管工匠官不得於其中營造違者治罪管內凡有書院亦不得令諸人騷擾使臣安下由此觀之廟學之典宜在今日然非得賢令尹能體上意者安能成功如此之亟哉余甚嘉田公之爲政知所先務復喜同僚之善成公意與夫邑之好事者贊成之有始終也於是乎書

五月二十四日河間路學政高陽苑芝謹記　學錄陳革書丹幷篆額　臨邑主簿兼尉宋德　將仕郎臨邑縣尹兼管諸軍奧魯長官管內勸農田壽　敦武校尉臨邑縣達魯花赤兼管諸軍奧魯所不羅察兒　典史曹珪　典史孫信　同監祝松　都監杜澤　前同監王玉　前都監毛溥　前臨邑縣奧魯長官高林　教諭程革　劉禎

至元十二年歲次乙亥六月

重修清凉禪院之碑　正書篆額　在清凉寺

野衲道昕譔并書丹篆額

夫建碑石必有所依或原其迹紀其功銘其實讚其德興滅繼絕者也凡選佛之地何必去人境遠以爲勝耶迺臨邑之南二十里孝廉鄉中雲屋千間土風繁夥勢侔巨邑宜有大刹裒集開士朝夕禮念爲衆福田所謂清涼院是也迺者摩訶比邱義秀乃五臺山太平興國寺之後流自寰宇荒荒逃竄至此見斯處鄙陋亦無雄褸傑閣金碧晃曜爲人天眼目然探其根源其來緜邈曩有自大元討亂已定天下爲之一家義秀遂率衆擇

地利之便興建法廬誘集四方師徒解散者輻輳而來
聲聞於外號院得爲政焉此說功之大略寺之初基非
無名而擅爲非無理而創立此境世變之後有古堂之
遺迹峭壁有書值歲逾遠霖石殆刹隱隱不得眞辨焉
義秀憶其原慮其故始資五臺山名故題爲淸涼之額
也隆替雖莫攷之亦有絶勝者也惜乎殿毀基崩尺椽
片瓦靡有遺孑時義秀幼而有大智慧壯而有大志德
意理古基爲養道所一日土人或曰世亂荒荒十有餘
年道場灰燼悉皆瓦圮況千古遺迹耳昔我一遊渺沒

寂寥而雅豈得顧荒墜間乏善知識得置衣鉢佛事義
秀聞之則曰昔釋迦如來以大事因緣而爲衆生說無
上法門悲憫有情期成無漏秉智炬而昏衢照徹鼓慈
雲而火宅清涼俄然鶴樹興悲入般涅槃滅度後法界
空虛不建精藍衆奚瞻仰今也義秀願力堅固乃能成
就不可思議功德復數年間普及德辨度弟子四人善
顯善德善深善喜亦復歸依缺而補圮而鏝之不憚勞
爲時時益敬斯歲善顯旣荷上恩還本邑之剛首旣得
爲政遂率衆雄閫中外重建法堂僧舍齋厨善喜則剏

建鐘樓新塑羅漢儀容爲之一新吁異哉背而大舟面而徂徠實絕勝也非有大智德孰能選是非有大志力孰能建是凡住持三十載余無不敬禮者聽須者迄今嗣後轉志不二住持僧法曇熱積禾穜而蔬而菓上以充衆聖之供下以待十方之旅念此因緣意不嘗捨今崇三門無數載勤勞不暇葺舊闢新發建碑之志朝出暮還唯石是務偶訊人知岱嶽之左草山之石爲良者於是相去而折之得良璣也不遠百十里載而至焉命工加磨托鄉友丐文於余余按其故而細書之嗚呼然

人知罪之爲可畏福之爲可求蓋事與時會豈偶然也由其濟濟鏘鏘爲國焚修間有分適四方散作法席遊戲佛海爲世導師皆先師所攝暨諸法眷勇猛精進而致然也謹說偈曰如來住世時法輪轉金田粲若優曇花清芬遍大千如來滅度後像設崇人天莊嚴殊勝地香火蟠雲烟十方薄伽梵苾蒭奉眞詮淸涼名蘭若權與數十年住持傳至今大士敞法筵緇素盡歸依如波赴大川鼎新革故弊耽耽棲萬椽門闢暨大宇淨色映青蓮撞鐘擊法鼓犍稚聲闐闐三塗苦輪迴五毒厭牽

願入此人天域熱惱濯淸漣願同兜率境刼火不能然
纏同極樂界淨土恒安禪衆生慕瞻仰浩浩永無邊
大元至元二十三禩仲春下澣有二日住持比邱僧
法曇立石

元故臨邑丞趙府君墓表　正書篆額在淸涼店南原趙氏墓

東平進士李之紹撰　承德郎都漕運副使馬之貞
篆額　徵事郎平陰縣尹兼管諸軍奧魯兼勸農事
趙□智書丹

府君沒世之四十年嗣子濟南阜昌庫使信謂其子

平陰簿讓曰惟吾家累世弗耀逮吾父始大生平居官
行己其嘉言善政類皆可傳今卹木已拱而旌紀寂寥
余髮如此種種誠恐一旦溘先朝露將何以見先人於
地下乎汝其爲吾致懇乞言於當世君子以表墓道則
死無所憾矣於是主簿具其始末踵不肖之門以請牢
讓不獲已乃爲次第之謹按府君諱顯世爲臨邑人家
故以財雄鄉里間既壯值金季版蕩河朔莽爲盜區弱
之肉強之食遺黎惴惴朝夕不克自保例多團結以禦
侵害府君爲邑人所推乃散儲蓄以聚衆衆皆樂歸由

權略以禦寇寇不敢犯賴以全活者不下數千百人迨
乎國朝撫定大帥答剌罕承制封拜一見愛其誠慤才
武錄置麾下未幾檄爲本縣丞時喪亂之餘披荆棘拾
瓦礫以立官署府君恭以奉上廉以律已其撫民也仁
其御吏也威法度未立思所以立之流散未復思所以
復之至於賦歛獄訟皆得其平不旬月而境內大治瘡
痍者復起逃亡者畢歸熙熙焉怡怡焉殆若承平之舊
秩滿即謝仕不出種蒔松菊酣適于酒務盡閑居之樂
或時出入里巷退然不以故將自居人人能得其歡心

如是凡十年以歲次辛亥夏四月十有九日考終命于私第之正寢歸窆宅于孝廉鄉之先塋君先娶柳氏有子二人長曰信次曰成後娶王氏有子三人曰進曰忠嘗爲小河巡檢曰宣曾充帥府奏事曰信郎阜昌君也勤儉以承家詩書以教子時命未融仕至管庫而止孫男一十五人曰祥曰仁並爲行省宣使曰讓郎主簿君也竊嘗論之夫人之處心猶方寸田焉盡種無不生生無不遂下禾則禾生下莪則莪生稍不見治則蕪穢生焉荆棘茂焉故其允嗣賢不肖率皆自方寸中來然則處心可不慎哉不肖旋

覲府君行事處心其身享榮位以及其子孫宜矣今主
簿年少氣銳吏事通敏由行省掾屬出佐劇縣累著佳
政其諸父昆季林林玉立咸策名仕籍不待識而可知
其人也儻皆能以府君之心爲心則他日趙氏之允之
行之功蕞爾之石烏足以紀木杪龜趺當翹足以俟雖
然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此論予差不平大抵源深則流
長基崇則堂高積厚則慶延此必然之理無足疑者故
表而出之俾刻諸隧右以爲種德者之勸云

至元己丑　月　日嗣子濟南阜昌庫使趙信立石

黎邱重建廟學之碑 正書在文廟

世之致治繫乎其道道之行否繫乎其人苟非上智生知之姿必由學而至焉此學校之所以設也禮義之本風化之源天理人倫皆出於此似緩而實急三代之所以爲先務也降及戰國權謀功利詭譎之術蝟興以至秦焚典籍先王之道悉皆絶滅漢室興隆旁求儒雅尋墜緒於糟粕之餘明帝已降又淫於佛老是以三代之治不復有矣寥寥千載至我國家屢頒詔于天下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欽崇仰各處正官教

官主領敦勸務要成材以備擢用予歲在戊戌奉命來
教黎邱拜于文宮適見廊廡蕭然門不扃鐍祭器闕如
訪諸大夫士皆曰禮殿門觀刼火之餘縣宰田公修理
左右賢廡大殿前廈典史張公創建仍以丹青之飾經
始落成功不逾時公諱偉字信之東陽人也案牘七遷
會無少玷公去數歲是以狼籍予喟然曰其人存其政
舉其人亡其政息公之去豈無繼乎率皆庸人無能爲
也不旬日所詢之士舉欣然而來告曰君何幸矣君何
幸矣典史張公復任學校容不勉乎是歲月建在丑公

下車先謁于聖人然後入幕淶署公餘談論語及吾道公曰此邑官事文風墜廢已久僕叅校不暇遠聞廣川李公恒山總管李通議之嗣儒吏兼明才德博雅調治是邑學校之事必能勇爲公諱載字從善己亥仲春下車禮任涖政廉明門無私謁聽訟餘言於僚佐曰吾夫子之道萬世標凖學校國家元氣人材之所自出爲政者之先務也前日拜于文宮殿宇雖完壞題頹損講堂雖具齋室未基行禮雖嚴祭器未備教官雖設生徒竟無有負朝廷興舉之意爾今輒皆舉行有妨農事先立

齋室招設生員其次農隙修完又於公署别立縣學聽訟畢躬率屬吏講明儒書不踰半載閭閻之間挾書相揖翕然風化一新是歲秋委廉吏貿取祭器完具冬命各社立學令子弟讀誦以習禮義公暇造文宮外垣歎曰宣聖廟宇國家致祭何無神路訪詢耆耄僉曰廟垣西舊有南北通衢寺僧斷已三十年餘公即命僧開復僧曰舊衢南北神路不通願於廟前東西闢路寺後贍學地南北開衢車馬通行儒釋兩便僧又曰神路已北至地願施隸屬廟學公曰僧義如此不可不酬於贍學

錢糧支鈔伍萬緡粟十斛施僧爲修梵刹之費遂鳩工
度役不妨農務完築都墉仍樹柳株於其下創建凌霄
於其前復於觀闕安置大成之門瞻仰巍然文宫始備
贍學地土年深侵昧者有之公親抵疆埸經界分明文
會舊宅一壥連契狀呈永爲廟學恒業公遂令教官收
貯相沿交割一日拜朔耆老儒生衆口同辭言於予曰
典史前任創建兩廡今佐賢宰學校重興二公之事同
僚欣忭從爲文風復有今日之振願刻銘以旌之先生
典教是邦適際其事爲之撰文理其宜也予曰後學晚

進文辭鄙陋不足以當之然而冒膺斯役義不可辭何敢爲文粗紀其事而已雖不能發揮前功之盛美亦足以激昂來者之勇爲大德四年歲次庚子夏五月三日
儒學教諭趙從智謹記并書
典史張偉　臨邑縣主簿兼尉槐守諒　從仕郎臨邑縣尹兼管本縣諸軍奥魯勸農事李載　進義副尉臨邑縣達魯花赤兼管本縣諸軍奥魯勸農事拜忽等刊

臨邑縣尹李君遺愛記　正書篆額　在土地祠

從仕郎汴梁路前中牟縣尹兼管本縣諸軍奥魯勸
農事李好謙撰　河閒路臨邑縣教諭趙從智書
河閒路獻州儒學學正陳仲復篆
大德六載春二月臨邑縣尹李君秩滿受代士人臧質
暨邑之耆艾等感德之深拳拳不忘條其任內政蹟思
詔於不朽遣介持狀不憚往返千四百里走京師求識
其事僕義其請不可固辭乃摭實爲述遺愛之情俾刻
諸石按黎邱瀛之屬邑僻在南鄙民囂吏悍或稱難治
前此宰邑有不加意故凡施令發政而共承聽命者卒

多怠肆君世居廣川篤學有能傑出時輩用考真定路
總管李惠蔭調任縣尹瓜代考績以清白聞歲己亥仲
春來尹是邑既視事日思有以振起更新廉直自律門
無私謁剖判文案申明賞罰狴犴之中遂無淹滯賦稅
有倫農田墾闢豪猾侵奪民之疆埸者必摧強扶弱斷
令歸主親族間有鬩爭者必引喻大義卒使輯睦期月
之間令行禁止縣民曩之逋逃失所比公終任勞來還
集戶二百有奇鄰境婚田積年未決廉司付公窮詰明
清其辭毫分縷析與決合理人稱其平治化向成一旦

慨然謂胥吏曰夫理民之要風俗爲先風俗本原繫乎學校遂極力興舉縣學退食之頃躬率吏屬講貫四書發明正道諸生濟濟容止進退咸有可觀積習之弊一皆湔洗以至鄉社井閭俱置黌舍誦書不輟百里之際蔚然漸成禮義之俗嗚呼可謂知所先後也哉客有請君之淸介自若未達時變則應之曰予豈不知以能宦夸于世者所部之間不過或作軟熟憸佞與民結爲姻親巧偷豪奪或籍簿書期會督責因緣侵漁爲姦或張威福酷虐揉曲作直俾足徵求以肥其家其設機若是

縱無大咎甯不媿於心乎且世之在官者受命于上月有俸金歲有職田公廉自厲亦臣子之分當然耳念我先人逮事聖庭以厪恪服勞獲膺重寄竊自忝守是名朝夕惕懼唯恐有失墜厥家聲矧敢效尤耶誚者悉服昔孝宣下詔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況令長之職去民最近而易爲懷柔又非其比前賢言子有美錦必使能者製焉不然則傷錦多矣觀尹之清介剛毅有如此其敦本興學化民又如此信乎所謂善於操刀而無慙於古良二千石歟異時

豸冠覈察行實上其最於天官由是辟而爲州爲府爲
卿僚將見著其殊功偉德炫耀當世使有爲之士聞風
而作興斯民被吾皇之渥澤四海措雍熙之至治誠亦
不難區區五事之較豈得展其底蘊哉後之爲縣其尚
有監于兹吾君諱載從善其字云銘曰黎爲古邑遐處瀛
鄙我君未來政刑尋弛民瘼滋深咸思濯洗我尹旣臨
作新振起獄無停囚公道是履杜絕苞苴其廉如水有
惡必懲其直如矢令出惟行以整綱紀流民復還百室
甯止田疇若蕪迺疆迺理敦本興學教民知恥弦歌講

肆式穀汝士文風日宣化行遐邇我尹今去蕭條行李攀轅莫留思之不已煙樹蒼蒼瞻望陟岵孰繼芳塵以濟其美

大德六年二月望日前典史張偉等立石

元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碑 正書碑分上下截上刻勅命下刻碑記在文廟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

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
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
祚我皇元主者奉行大德十一年七月日

河間路臨邑縣奉建加號孔子大成碑記

勅可授德州儒學教授般溪於商隱書丹并篆額
先皇帝臨御之元年秋七月制加孔子號大成至聖文
宣王越三禩至大庚戌政府擴上意檄天下郡邑於廟
學勒石刋詔文拜紀其事于上于以彰盛典宣聖化也
臨邑隸河間民庶而富俗知禮讓易治監縣脫脫縣尹

王伯顏不花相與謀曰孔子之道萬世賴之聖天子崇
奉之義可謂至矣吾屬任承宣之責而不知遵上命非
尸素歟爰具豐碑命教諭徐愽紹介濟南路官璧提舉
宋演賛幣以鄙述見徵質學官也服夫子道食天子祿
有年矣衷𩨰懿典於千萬世固其職也然學疏才薄懼
無以當命累辭不獲已曰惟天下之事作於前而待于
後然後有成至於無以復加斯爲成之至矣天地闢待
三皇而後人知宫屋粒食服器之利三皇待堯舜三代
而後人知仁義禮樂教化之美堯舜三代待孔子而後

人知三綱五常之大盡前聖作之後聖述之而財成輔
相之道得矣嗚呼聖人順天道濟民物之德之功至孔
子將又何加焉厥後孟子學孔子而見其道大而無外
故謂其聖兼伊尹夷惠之偏長而爲一大聖如作樂者
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噫非孟子之高孰能知
聖人之德如此其大哉唐元宗開元廿七年追謚爲文
宣而以王爵之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加至聖然未盡
夫子之大至先帝始加大成字嗚呼聖人之號至此無
以復加矣愚所謂作於前而待于後然後有成者此歟

自孟子之歿之後凡有國家而知尊敬夫子者殆不可數然能推聖人之德以為號可與天地並者惟先帝為然蓋先帝萬幾之暇游心太平故能契孟子之心於千載之上則千載之下雖聖人復起不能加毫末矣傳稱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者此之謂歟政府之臣復以先帝之心為心檄在所勒石紀其事傳之永久則中庸所謂其人存其政舉者見於此矣今臨邑又能遵奉上命而惟恐不逮則其為政知所先後不亦可嘉乎哉雖然誠使其知興學校明人倫敦教化厚民俗彰善癉惡去末

務本而致家給人足率相與起爲義則深愜吾君崇奉
聖人之意矣其勉之哉將仕郎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儒
學提舉曹質述

延祐六年己未首夏吉旦立石

典史王口　河間路臨邑縣尉臣潘仁　將仕佐郎
臨邑縣主簿臣周馭　進義口尉前臨邑縣主簿臣
張德祐　承事郎臨邑縣尹兼管本縣諸軍奧魯勸
農事臣王伯顏不花　將仕佐郎臨邑縣達魯花赤
兼管本縣諸軍奧魯勸農事臣脫脫

苗氏宗派之圖　正書碑分兩截上刻記下刻苗氏支派不備錄在城東苗公墓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非一朝一夕之故有自來矣蓋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合三才而有之是以秉彝之性莫大於孝孝者事親之謂也觀古人事親之道惟恐不安一言頃步而不敢忘孝者職分之當然也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可謂孝矣若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是以行道之人有望於名門右族矣以五服九族立法之制乃古今之通義也今苗君遵禮士傑等合門積善知其必有餘慶

之家也敬持行狀來謁於余曰世家勝矣子孫蕃矣欲建石於先塋明堂以紀之余嘉其言曰善矣哉余何拒其言之切行之篤辭不獲已欣然而告以刻石頌德之義孝弟之至也於是敘其祖禰之昭穆族人之世系實錄其事以遺後裔圖其不朽傳之無窮也不然失其本末無以紀事彝倫斁九族淪尊卑混殽上下紛然子孫紊矣若著之空言難以歷久儻遇兵革隨亡其正也故鐫之玉石冀其緜緜不絕也自始祖積德以來歷茲已往子孫蕃衍族類衆多昆弟與讓延無間言有揚播之

家風江革之義氣豈不勝哉嗚呼慈烏反哺豺獺報本物類尚然何況人乎故孝子之心不忘其本事亡如存事死如生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宜當自盡能繼志述事豈不善哉親戚僚友四方來觀者曰是謂能子矣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鞠育之恩死生難報是以慎終追遠生安死享生民之本盡矣余才孱劣不能具述特書其略耳義勝者吉理順而昌功勳赫赫德行洋洋光風霽月水遠山長餘輝不朽秀氣馨香立石之後示瑞生祥

至正癸未季孟夏月中旬癸丑日進士登仕郎張俊德

撰　八世孫遵禮　士傑立

臨邑縣志卷十四終

